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與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板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畢業，有志創作，現義務教授中學生微型小說的各種實驗寫法。

香港漫筆

(一) 長老的默禱

天父，感謝您，我又按時從軒尼詩道的寓所出發，步行回您所賜的教會了。一下樓，熟悉的電車路，熟悉的銅鑼灣的灰濛濛，熟悉地，我又將活在您恩賜滿滿的一天了！

天父啊，您知道我每天都要穿恤衫西褲到教會，還得結上領帶，披上大襖，在漫長的夏天，在香港這濕度甚高的城市裡，我悶熱得都快窒息了！所以，今天特別感謝您！您垂顧了我，體恤了我，讓秋天在這十月下旬，乘着風，終於趕來了。據天文台說：今晨氣溫急降至攝氏十二點七度，是自一九八八年來十月的最低紀錄——穿梭在繫上頸巾的人群中，掠過數不勝數的大衣、外套，我直走到馬路邊，依然沒出半滴汗，大能的天父，我要頌讚您！

天父，請您顧念我的太太，她在家裡翻出厚衣服，得要操勞一番了。不過，想像着轉季後衣服配搭更為出彩，她心裡應該是樂滋滋的吧！天父啊，您賜人設計美麗衣裳的心思，賜世間豐富的色彩，我要在告士打道上稱謝您！我一家都要榮耀您！

天父，天父，感謝您讓我無時無刻皆向您默禱，您使我在路上走的這十分鐘一點不寂寞。越過一道又一道行車路，迎着一陣接一陣的風，我看見您壯麗教會那堅立的牆壁了。那亮麗非常的高牆，絕不遜色於香港任何一幢商業大廈，而牆下有個熟悉的、每天都穿着單衣拖鞋，在等着接收舊報紙的老太婆。瑟瑟。瑟瑟。

在天上的父，冬天快來了，您還未看到她嗎？

(二) 集成中心用膳

長期在商界穿梭，撥動香港發展的巨輪，成就之下，埋着多少的苦累？能找個稱心滿意的歇腳處，實在是令人欣慰的。

要不是業務太忙，我都會來軒尼詩道集成中心，享受一個高雅的早餐。

餐廳裡放着西洋音樂，情調一流，乘着抒情的調子，彷彿就能禦風飛離煩囂的市區；有時擴音器也會傳來廣東歌，那未免太煞風景，而雖然，廣東歌我聽得懂，英文歌我都不懂。

餐廳裡還不時聽到人用英語跟侍應交談，因為光顧者不乏外籍人士，富於異國風情。正說着，眼底又掠過幾名外國女士，大概是送小孩子上學後，有閒地在此安頓一下吧！

安頓自己的胃更重要！店裡的雞排一定是保存在攝氏十八度以下，才能保持如此鮮味啊！一口下去，香透腦門！難怪有報道說：在這家店吃東西，很容易上癮。

陳奕迅的歌聲裡，晨光穿破了街道的暗濛。但塵又揚起，空氣便塗上一層灰。經年累月，這層灰成為軒尼詩道的底色。

好吧！把通粉吃完，把咖啡喝完，還得回辦公室派信、接電話。

公務擠過來，我又像夾在麵包中的豬柳蛋。

(三) 軒尼詩道的中文系碩士畢業生

銅鑼灣午餐甚貴，囊中羞澀，不敢昂昂然一點



鐘吃飯。

對着筆記本電腦，鍵入《李商隱〈蟬〉之研究》，空調吹料峭風，默然覺飢寒共迫。熬至三點十五分，悄然離開軒尼詩道辦公室，坐電梯到街上謀吃下午特價餐。

道上照例是塵揚起，氣管敏感我乃應景咳嗽；照例是人煙稠，欲拔足快走但只能亦步亦趨；照例是車，是商舖，是石屎路，唯一突兀者，是見着在銅鑼灣半月來未嘗一見的唐狗。

銅鑼灣非無狗，踏在清晨八點半灣仔警署巴士站至軒尼詩道之路上，常可見菲印備一手執報紙，一手拖繩，殷勤服役侍主人。唯繩索所繫，未嘗有一唐狗。眼前這唐狗身材高大，目光銳利，鼻子且烏亮烏亮，惜身上像沾了許多塵灰，髒兮兮的，頭低垂着四處掃視，從焦急地嗅着路面可見，牠斷是找不着吃的。

我隨人流漸行漸遠，狗也在貨車與石屎之夾縫間，緩緩向前。

路旁私家車倒後鏡中，唐狗已不知所終矣。我默念：唐狗啊！誤入這繁盛之市區！頂多是繞到鵝頸橋街市那邊吧！僻巷中之垃圾堆、菜攤滑落之蔬蕪、熟食檔之殘羹……唉，誤入這繁盛之市區啊唐狗！

說起街市，那邊下午「10蚊飯」，許已有賣了吧！

(四) 鵝頸橋街市樓梯上

在清真惠記飽餐一頓後，我便轉出三樓的熟食中心，沿着樓梯往回校的路上走。惠記的青菜蘿蔔飯堪稱港島一絕，我的步伐因而也是滿足的，只差沒學那《聖學復蘇精義》上所說，唸出「萬讚歸主，萬讚歸主」而已。

當我快走到二樓，那層忽然有一位老太太手裡拿着竹籐，穩步從街市的側門穿出，走向梯間。她個子矮，微駝背，頭髮花白，臉像皺紋一樣鋪

緊，穿的是典型老人家的黑褲、藍底花薄衣，看樣子，像是撿垃圾維生的窮苦人。那個竹籐，讓我猜想：她不是來菜攤拾賣剩的呢？抑或，她是出賣勞力，在菜檔打工賺錢？如果是後一種，我想我是會稍感寬心的。但是，我又想到，她都有一把年紀了，仍要忙著幹活，究竟也甚是可悲。沒辦法，香港的貧者就是如此。大家都是這世上的受造之物，剛才的美食卻讓我忽然覺着彼此之間的距離——真主若是存在的話，憐憫她，可以嗎？

只見老太太忽然舉起竹籐，朝地上狠命一摔，摔出一頭蟑螂。蟑螂動也不動，老太婆再把竹籐舉起，又朝牠身上打去。凝神看時，那蟑螂早因劇痛而蜷曲，委成地上不甚顯眼的黑點。

再看老太太時，她從褲子的口袋裡掏出一塊鞋底，重重按在蟑螂身上，壓，再壓，那下面的生物恐怕比皺紋還要緊縮吧——我默然站在梯間，而老太太又預備舉起竹籐了……

(五) 吉士笠街公廁

一名長老宣教，來到「竹興里」與「吉士笠街」交界，在那裡的公廁正正經經地對鏡整理儀容。

一個「我」到附近的寫字樓派信，任務完成後，又在同一間公廁放下心頭大石，享受片刻閒暇。

另外，「我」，餓着肚子，在吉士笠街替公司購買文具後，亦步進公廁解手。瞥見牆上的打油詩，「我」腦中不覺浮現一個名字：廖恩熹。

又一個「我」，則在鄰近的熟食店吃青菜湯飯，水喝太多，急急腳跑進吉士笠街公廁，以致忘記了《聖學復蘇精義》上教的：進廁時先進左腳……

是夜，天霖與永堅一同邁進公廁。
天亮之後，永堅與天霖不再相見……

試筆

呂安琪 中七

鹹餐包

五個鹹餐包，再也簡單不過的午餐。明才在麵包店付款後，便回到辦公室。他的桌子就在辦公室的左上角，一個毫不起眼的角落，那位子狹窄得彷彿貼在牆壁上一般。

辦公室內空無一人，死一般的靜。同事們都到了附近的酒家午餐，順道替某同事慶祝生日。

明才不是不想參與其中，只是想到那兒的午飯實在貴得可以，更重要的是他沒有得到任何人的邀請。

想着想着，明才不禁覺着委屈。他自問一向樂於助人又不自私又勤快，怎麼人緣會這般糟？都工作了快兩個月，也交不到半個談得合攏的朋友。他總是被冷落、被遺忘，彷彿真的變成了一堵牆壁，一堵冰冷的牆壁。

只是無可奈何，誰叫自己無學歷、無才幹、無地位？別人總是瞧不起他，於是他也瞧不起自己了，他總是那麼不愉快。

他拿出一個鹹餐包，掰開來，一片白茫茫的簡單不過，什麼也沒有。他看着，更覺難過了。他只想快點吃完，免得同事回來看到了難堪。

他就短短數分鐘內啃下五個鹹餐包，便又埋首工作。那時午飯時間還沒過。

然後同事們成行成列地回來了，那些嘻笑熱鬧聲使明才感到無比的寂寞和孤單，肚子也在咕咕地嘲笑他。他真想鑽進身後的牆壁。

多漫長的一個下午，明才忍着飢餓，感到思想愈發沉重，像懸崖邊的一株枯樹，正欲斷難

斷地往下墜着……他剩下的只有忍耐，漸漸的，連飢餓的感覺也忘掉了。

而時間也正徐徐流走，終於來到下班的一刻了。這時，面臨偌大海景的房間被打開，穿着一身光鮮西服的經理走出來，到那狹窄的毫不起眼的桌子前，「啲」的一聲，一疊文件落在明才的眼前，「今天晚上處理掉。」然後離開了，再也沒有回來。

多不快！明才此刻實在欲哭無淚，委屈憤怒無奈統統湧在心頭，他只能以繼續忍耐。

辦公室只剩下明才一人，這天晚上似乎格外寒冷，他把文件處理好，放到經理的桌面，便急忙離去，他多麼想早點脫離這鬼地方，可是他沒有辦法，他只有忍耐。

這時已經晚上十時，他拖着極疲極倦不快的身體回家去。他不想自己那張死灰似的面孔會遇上誰。只是當他開啟大門後，便看到母親躺在沙發上。她不是在留醫嗎？明才感到疑惑。他走近，看到母親那滄桑的臉，比慘白更白，皺紋似是正在臉上的每一處蔓延……明才想要伸手撫摸，這時母親卻醒過來。

她握着明才的手，「喂，你回來了，要吃點什麼嗎，我剛熬了粥。」那是多麼沙啞的聲音。明才握着那冰冷的手，心內竟溫熱起來。

「喂。」明才此刻感到一身的疲憊都不見了。他終於知道，其實幸福的感覺，就是這麼簡單。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

詩意偶拾

藍朗

作者簡介：期待走出自己的路。著有詩集《危城》。仍期望碰上知己。
<http://iamlamlong.blogspot.com>

愛寫就寫

蒐集冬天的寒冷 消化夏天的溫熱
你就是不相信
我是吞蛇的蛇
所以你笑我的不自量力

我屬於光明 又屬於黑暗
我看見天開始崩裂
我看見地開始枯竭
你仍是不相信
我不是做夢

我是固執的 又是脆弱的
我羨慕你有天使的名字與翅膀
我討厭你年青但老死的腦袋裝着刺
就讓你揮霍
然後我寫

你說我不是冰心 更不是北島
我是未喝便醉的做夢者
我記下了這些傷人的句子
在盛夏散播 在冷冬燃燒
讓全世界知道
我的快樂

2/7/2010

短載

沈小益

作者簡介：自由職業，寫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發表作品多篇。《別人的嘴巴，我的故事》獲台灣《聯合文學》短篇小說推薦獎（第二名）。

捉黃鱔的張雙全舅舅

我喊張雙全舅舅，但他並不是我的親舅舅，我只是口頭上喊他舅舅，心裡其實並不把他看作是什麼親戚。因為他和我母親以前都是楊柳沉的人，他們的字輩是一樣大的，所以母親就要我喊他舅舅。雙全舅他們有三兄弟，大的是忠國舅，雙全舅是老二，老三是孝忠舅。

那應該是在1980年的時候，因為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正在王公橋學校讀小學畢業班——五年級。散晚學回家的路上，一個同班同學突然大聲喊，大家快看，遊街示眾！

對遊街示眾，我們這裡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喜歡看。我和同學就站在路邊，看一長串胸前掛着牌子的人從我們眼前走過。他們一個個低着頭，不低頭不行，因為旁邊就有大隊的民兵，如果你不低頭，就代表你不認罪，那麼就要遭到民兵們的懲罰。他們胸前的牌子上都寫着「賭博犯」三個大字，是用毛筆寫的。

王公橋是小地方，沒有大街，就是這半里長的一條小街，也是可以用來給這些人「遊街示眾」的。當時我們都認為，對待這些壞分子，就要這樣！雷鋒不是說過：對待階級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嗎？而雷鋒是全國人民學習的好榜樣。這條小街只有半里路長，壞分子很快就走過去了，朝對門一個比王公橋更小的地方走去，繼續遊街示眾（儘管那些地方根本就沒有街）。我們就不能再跟了，因為各家有各家的事，不能總是去看熱鬧。

聽大人說，昨夜大隊上到一個地方抓賭，一下子抓了十多個人。在王公橋學校臨時代課的雙全舅也有份，本來也是要拉來遊街示眾的，但考慮到他正在為人師表，也給他胸前掛那麼一個「賭博犯」的牌子不好看，因此就只把他代課教師的資格取消了。回到家裡，我問祖父事情是不是這樣的。祖父說，他不曉得，不過，要是大家都這麼講，只怕是真的。第二天，我到學校讀書，特意到小學二年級的教室去看了看，真的沒看到我的雙全舅。散晚學回家的路上，我看到門口的田塍上走着一個人。原來我的雙全舅又在捉黃鱔了。

只要一看到雙全舅朝田裡或水邊去，我們這裡的人總要大聲說：「雙全，捉黃鱔去。」有時候，有人在路上碰到雙全舅，也會這樣打趣他：「走，雙全，捉黃鱔去。」大人們都說，雙全舅是「洩泥巴」：爛泥巴還可能糊得上牆壁，而像他這樣的洩泥巴，無論你怎樣努力，都無法將它糊上牆壁。

(未完)

浮城誌

沈碧君

作者簡介：平凡的大學生，喜歡將偶然的感興表達於文字中。

何年何月

不知道從何年何月開始，身邊已無良朋，只剩下圍繞着自己的膠帶，和寫上「請勿靠近」的警告字牌。落地生根，我在這個公園裡度過百年華。我親眼目睹這個公園從一片荒蕪，野草雜生到修剪有條，廣植花木的轉變。不知從何年何月開始，我的生命變得豐富多彩。

阿翠是我的知己，她有這個名字是由於她明潤健康的青翠臉色。很多人看見她皆認為她一定會很長壽。她很美，個子小小但仍挺着滿身翠綠與我分庭抗禮。她常藉着清風吹拂之際將身上的蟲子搖到我身上，然後朝着我笑，笑聲有如落花般優雅，是細碎的，緩緩的，沒有爽朗豪邁的大笑，又沒有堪比颯風來襲時綻放的笑聲，只有淡淡的、嫵媚的淺笑，藉由清風沁入我心扉的淺笑。

在那段相依相偎的美好時光中，公園四周只有兩、三幢矮小的住宅，那裡的小孩很頑皮，總愛在我們身上畫畫，刺得我們的身體癢癢的。孩子們銀鈴般的笑聲比世上一切天籟來得可貴，因為那是他們最天真、最開懷，也是最短暫的笑聲。我們看着他們長大得成熟穩重，甚至見證着他們的婚姻，另一段生命的開始。老了，輕鬆了，他們總愛倚在我身旁說着兒時的天真往事，牽着共譜白首的老伴，共同遙望遠山鬱綠蒼翠的景色，感歎着時光短暫的苦處。

不知道在何年何月，阿翠遭砍掉了。離別一刻，心中道不出的苦痛流轉全身，即使花盡全身的力氣，我仍是抓不住她，揮不開正在用鋸的男人，抱不到心中的知己，只因我根深蒂固。我只可眼睜睜的看着她身上的皮膚逐漸被撕落，枝節盡去，看着她流盡了身上翠綠的淚，飄落塵土，結束她的一生。我無力地抖着流不盡的淚，淚飄落到她的殘枝上，一滴又一滴，哀悼那遭硬生生折斷的靈魂。

曾幾何時，我倆頂着一身乾樞的枯枝，相互依偎支撐渡過寒冬。曾幾何時，她的笑靨在我的心中植了根，發了芽。曾幾何時，我倆互相依傍，聆聽着老夫婦的甜蜜回憶。某年某月，人類因她的身軀擋着住屋風景而硬生生砍掉她。

不知在何年何月，我的世界裡再沒有春天，每日滴着片片發黃的淚珠，虛度生命的時光。

不知在何年何月，以往拾眼可見的蒼綠山巒，現今只剩滿山高聳擎天的住屋，猶如一座座活人的墳墓。

不知在何年何月，我落葉歸根的願望成了那逝去的光陰，悄然流逝而不自覺。打掃公園的婆婆掃走我積壓多年的心願。

不知在何年何月，我再也聽不到小孩天真的笑聲，只剩粗俗不堪的語言回蕩。

我的世界餘下一片殘冬。

不知在何年何月，我的生命才到終點？

「你，負責鋸樹；你負責檢查這棵百年古樹的情況；你，你，還有你，跟我一同準備運載木材的事宜。大夥聽清楚，今天一定要砍掉這棵樹！」中年男人指揮着他的下屬開始伐樹。

時候到了。

活動簡訊

「瑪雅謎團攝影展」由香港歷史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委員及劍橋大學劍橋中國發展基金會創會委員簡永植先生主辦，與數友好及興華拓展有限公司贊助，墨西哥領事館作策略夥伴。

展期及時間：1月24日至2月6日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地址：香港中環港景街1號國際金融中心1樓大堂